

錢

看

《金瓶梅》
晚明市井生活

侯會

著



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
www.hkopenpage.com



目錄

緒言	《金瓶梅》——一部晚明社會「食貨志」	009
◆ 輯一	西門慶一家的「幸福生活」	017
	白銀一兩價幾何？	018
	饜甘飶肥談飲食	024
	穿綢掛緞說衣飾	030
	交通、起居及其他	040
	再多說幾句	046
◆ 輯二	「經濟大鱷」西門慶	051
	千萬富翁的商業收益——西門慶如何賺錢之一	052
	行賄支鹽與偷稅獲利——西門慶如何賺錢之二	058
	借官生財與放債取息——西門慶如何賺錢之三	062
	財色雙得的「納妾工程」——西門慶如何賺錢之四	069
	「小氣」的西門慶——西門慶如何花錢之一	072
	「大方」的西門慶——西門慶如何花錢之二	076
	層次豐富的投資——西門慶如何花錢之三	084
	莫非是鱷魚的眼淚？——替西門慶說兩句話	089
	一個難下定評的人——再替西門慶說兩句話	095

◆ 輯三 「窮」金蓮與「富」瓶兒的生死糾葛.... 101

潘金蓮營造「強汗世界」.....	102
李瓶兒的再嫁波折.....	108
「使錢撒漫」的富婆.....	111
關於一件金鬚髻的考量.....	117
潘金蓮：別人的天堂，是她的地獄.....	122
李瓶兒：風光之後是悲淒.....	125
「惟有感恩併積恨，千年萬載不成塵」.....	133
一件皮襖引發的戰爭.....	138
她在金錢面前保持了自尊.....	144

◆ 輯四 商人之家的堂上妻妾 151

「大姐」吳月娘的周到與失態.....	152
「把家虎」吳月娘.....	158
笑到最後的李嬌兒.....	163
富孀孟玉樓的「財」與「色」.....	168
一場金錢導演的文武大戲.....	173
「和事佬」孟玉樓.....	178
「挑撥者」孟玉樓.....	183
帶著別人的婚床改嫁.....	189
廚房裡的孫、龐之爭.....	193
娥為財死，梅因色亡.....	198

◆ 輯五 透過錢眼兒看奴才 207

- 奴才來保的兩副嘴臉 208
- 玳安承嗣：吳月娘的無奈選擇 213
- 宋惠蓮的短暫人生 220
- 一個出賣了貞操的「烈婦」 225
- 瞧這一家子——王六兒、韓道國的無恥人生 229

◆ 輯六 門裡門外眾生相 237

- 「人窮志短」話幫閒 238
- 應伯爵的幫閒「藝術」 243
- 應伯爵自有「小九九」 247
- 應花子的最後表演 251
- 李家妓院的風波 256
- 朝秦暮楚的李桂姐 263
- 是甚麼把西門慶吸引到妓院中 267
- 「毀僧謗道」說金錢 272
- 從兩個尼姑看社會成見 278

◆ 尾聲 是誰動了苗員外的「奶酪」？ 285

- 附錄一 《十五貫》係元代話本考 294
- 附錄二 疑《水滸傳》前半部撰於明宣德初年 310



緒言

《金瓶梅》——一部晚明社會「食貨志」

還是在讀小學的時候，家裡書少，經常翻看的，是姐姐的一冊語文課本。那是她讀書的那所中學自編的教材，所選篇目跟一般統編教材不同。例如選朱自清的散文，一般教材大多是《背影》、《荷塘月色》，這本教材卻額外選了一篇《加爾東尼市場》。

朱自清先生在 20 世紀 30 年代旅歐期間，曾在英國住了七個月，加爾東尼市場是倫敦的一家舊貨市場。朱先生以他那一貫的親切筆調絮絮而談，講述他在市場中間逛、購物的樂趣。說到舊書及一些有趣的小玩藝兒，還捎帶提到價格。像一套《莎士比亞全集》，「只花了九便士，才合五六毛錢」；「一個銅獅子鎮紙 要價三先令（二元餘），還了一先令，沒買成」。最後提到一冊「大大的厚厚的」賀年片樣本，「問價錢才四便士，合兩毛多」；「回國來讓太太小姐孩子們瞧瞧，都愛不釋手；讓她們猜價兒，至少說四元錢。我忍不住要想，逛那麼一趟加爾東尼，也算值得了」。

如今想來，朱自清散文親切如口出的文字風格，正是他的平民思想、平民情感的自然流露。——文學固然以談理想、抒壯懷為高，然而沒有「飢者歌其食、勞者歌其事」的天籟之音，沒有細數柴米油

鹽的生活之味，文學也便失去了多樣性，甚至失去了生活的基礎和生命力。

這篇《加爾東尼市場》至少讓我們知道，朱自清這位大文學家的內心，不僅為父親的背影感動過，不只被荷塘的美色陶醉過，也不單因社會的不公而感憤激動過。其也有對平凡生活樂趣的尋求，甚至不乏因舊貨「撿漏」而引發的小小欣悅與滿足。——我們並未因此減少對先生的尊敬，反而覺得朱先生的一顆心與市井小民息息相同，與我們貼得更近。

一位西方學者總結說：「一部西方小說史，就是一部不斷淡化英雄的歷史。」此話不僅對小說而言，也可以理解為對整個文學發展歷程的總括：那應是一個脫離聖雄豪傑的神話傳奇、不斷向平民生活靠攏的過程。朱自清先生的文字，已經讓我們體會到了這一點。

其實中國的傳統文學又何嘗不是如此。明代「四大奇書」中，《西遊記》說佛論道，離世俗生活甚遠，可以存而不論。《三國演義》講說帝王將相的豐功偉略，讓下層讀者須仰視才見，不免脖子發酸。至《水滸傳》講說民間英雄豪傑的傳奇，已經向市井讀者大大跨近了一步，不過打虎的武松，拔楊的魯智深，到底還是身邊難覓的超人。至世情小說《金瓶梅》，則開創長篇小說專寫市井人物的先河，讀者在書中常常能發現左鄰右舍的影子，卻很難再見割據的雄主、超凡的英雄。——作者視點放得越低，文學進步的腳步就越大。這可能就是學者把《金瓶梅》推為「白話小說里程碑」甚至是「真正的小說」的重要原因吧。

詳細討論《金瓶梅》思想、藝術、文學史地位等等，不是這本小書所能勝任的。不妨就讓我們選擇一個小話題，談談《金瓶梅》中的柴錢米價，了解一下古代底層百姓的日常生活，以我們平日打工掙錢、養家糊口的平常心，來體諒古人、觀照人生，也不失為尋求閱讀之樂的一種角度和嘗試。

四月裡的一天，在山東清河縣富商西門慶家中，「五娘」潘金蓮鬥牌贏了三錢銀子。她又攛掇有錢的「六娘」李瓶兒添出七錢銀子，讓僕人興兒買來一隻燒鴨、兩隻雞、一錢銀子下飯（下飯：佐餐菜餚）、一罈子金華酒、一瓶白酒，另有一錢銀子的果餡涼糕。興兒的妻子把這桌價值一兩銀子的酒席整頓好，眾妻妾在花園捲棚下開懷暢飲，大快朵頤；又拿了酒菜，到假山亭子內下棋投壺、賞花觀景，度過了悠閒快活的一天。——這是明代小說《金瓶梅》第五十二回中的一個場景。

這一篇看似瑣碎的飲食賬，讓每天難離「柴米油鹽」的讀者嗅到濃濃的生活氣息，被真實的生活細節所吸引，不知不覺地融入到小說人物的生活中去。這正是《金瓶梅》的魅力所在。

的確，《金瓶梅》是一部讓人嘖嘖稱奇的小說，它在明萬曆年間問世後，吸引了眾多名人學者的關注，卻又遭遇了毀譽不一的尷尬局面。大文豪袁宏道說：「伏枕略觀，雲霞滿紙，勝於枚生《七發》多矣。」（《袁中郎全集》）文學家謝肇淛也盛稱：「（書中人物）不徒肖其貌，且並其神傳之；信稗官之上乘，爐錘之妙手也。」（《小草窗文集·金瓶梅跋》）清代小說評論家張竹坡乾脆把《金瓶梅》譽為天下「第一奇書」，

放在「四大奇書」之首（另三部是《三國志通俗演義》、《水滸傳》、《西遊記》）。

但批評的聲音也不絕於耳。明人沈德符認為此書不宜流傳，一旦刻板印行，則「家傳戶到，壞人心術」，刻印者也將「以刀錐博泥犁（因貪圖小利而下地獄）」（《萬曆野獲編》）。清人袁照則直接批評：「鄙穢百端，不堪入目。」（《袁石公遺事錄》）連初版的序作者「東吳弄珠客」也不得不承認：「《金瓶梅》，穢書也。」

說它是「穢書」，主要因為書中有一些十分露骨的性事描寫，這讓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」的士大夫們難以接受，也遭到民間世俗輿論的普遍抵制。既然如此，這樣一部「穢書」又是如何出爐的呢？學者分析說，一是受 16 世紀人慾橫流的淫糜社會風氣的熏染，二是被當時追求個性解放、掙脫禮教束縛的進步文化思潮所激發，三是受商業化娛樂機制的推動。對此，學者們撰有專文專著，作了揚揚灑灑的論述，本書不擬多談。筆者要說的是，其實書中的色情文字東鱗西爪、篇幅有限，總起來不過一兩萬字；且與小說情節油水相隔，結合並不緊密。因此悉數刪除後，並不影響情節的連貫及閱讀的順暢。——今天一些嚴肅的出版者，也正是如此處理的。

當人們的眼球緊盯著《金瓶梅》中的「情色」主題時，卻往往忽略了書中另一個更重要的主題——「金錢」。小說的男主角西門慶是個商人，小說家所處的時代，又是商品經濟迅速崛起的明代後期，因此金錢成為小說中的重要話題，也便不足為怪。

我們今天所能讀到的所有中國傳統小說中，沒有哪一部像《金

瓶梅》這樣，以全副精力關注著市井百姓的經濟生活。書中經濟信息之多，堪稱中國小說之最，在世界小說苑中，恐怕也是首屈一指。作者在書中千百次提到物價、工價，不但西門慶做一筆買賣、置一所宅院、收一筆賄賂、送一份厚禮等「大事」，記述得價值詳明；就是書中人物沽酒、裁衣、剃頭、磨鏡、買汗巾、秤瓜子，乃至賞賜廚役、打發轎夫等細事，也都筆筆敘及、言必稱價，銀兩的計算甚至細緻到幾錢幾分。

我們前面所舉潘金蓮請客的文字，只是書中一個極平常的例子。而從這個角度看，《金瓶梅》不僅是一部文學名著，同時又可視為一部小說體的百姓「食貨志」了。

「食貨志」原指史書中的一種文章體例，是記述某一朝代財經狀況的專題文章。在「二十四史」中，最早列《食貨志》的是班固的《漢書》。而自班固首開體例，後世的官修正史也多列有《食貨志》專章。

「食貨」的「食」指的是糧食，「貨」則指布帛、財物等。食、貨是老百姓賴以生存的生活物質基礎，也是國民經濟的要素。一個國家，一個政權，其主要的任務就是解決老百姓的吃穿問題。搞好經濟，處理好「食貨」問題，讓老百姓吃飽穿暖，也就成了最大的國家政治。明代陽明心學有個命題：「百姓日用即道。」（《王心齋先生遺集·語錄》）甚麼是「道」？甚麼是治國執政的方針大略？那不是甚麼玄而又玄的東西，說到底，就是讓百姓有吃有穿、和諧安定，這就是最大的治國之「道」了。

鑒古知今，是史學研究的出發點，也是文學研究的重要目的之

一。史書「食貨志」是從大處著眼，記述一朝一代經濟發展及財經政策，重在評述帝王將相在經濟活動中的得失。至於百姓的生活細節、經濟活動，史書卻無暇涉及，也不屑一顧。要了解百姓的柴米油鹽、生活細事，就來讀讀《金瓶梅》這類的小說吧。

小說也是歷史，是生動細膩的百姓生活史，記錄著老百姓的吃飯穿衣、婚喪嫁娶、喜怒哀樂等種種活動和情態。尤其像《金瓶梅》這類「世情小說」，鏡頭對準市井底層，寫讀者身邊的普通人、尋常事，關注他們的衣食住行、生活瑣事。因此，作為涉及經濟金融信息最多的作品，《金瓶梅》也便成為人們了解封建社會底層百姓生存狀態的生動讀本。毛澤東曾提議出版《金瓶梅》，就是出於讓人們深刻了解封建社會的目的。這也是本書的寫作初衷。

不過有一件事不能不事先釐清，即《金瓶梅》所反映的時代斷限問題。

《金瓶梅》所講述的故事，發生在北宋政和、宣和年間，也就是公元 12 世紀初的十五六年裡。不過小說作者蘭陵笑笑生是明代人，大約活動於嘉靖（1522—1566）、萬曆（1573—1619）年間。小說借古諷今之意甚明，書中人物、故事的取材及諷刺指向，自然應是明代嘉、萬時期的人物時事。具體而言，《金瓶梅》今存的最早版本是帶有「東吳弄珠客」萬曆四十五年（1617）序的《金瓶梅詞話》；則小說所反映的，應即 16 世紀末、17 世紀初這一段歷史時期的社會狀況及經濟信息。

在以下的章節裡，我們將一同關注《金瓶梅》中一些有意思的話

題。例如，作為彼時的市井百姓，他們的經濟生活與今天有何不同？他們使用何種貨幣？當時的物價水平如何？各階層人士的日常花銷、衣食住行又是怎樣？尤其像西門慶那樣的商人，整天跟金錢打交道，他的金錢觀念如何？他的錢是怎麼掙的？又是怎麼花的？在那樣一個人文環境中，人的思想性格的形成，也一定程度受到經濟因素的影響。對於書中出現的眾多人物形象，我們也將試著從「食貨」的角度，來推求他們的性格成因、人性善惡。

就讓我們戴上「食貨」的眼鏡，一同走進《金瓶梅》吧。



輯
一



西門慶一家的「幸福生活」





白銀一兩價幾何？

說到《金瓶梅》中的食貨經濟，就不能不先弄清 16、17 世紀中國人所使用的貨幣。

古人使用何種貨幣？人們從明清小說以及後世的戲曲、影視中得來的印象，似乎有兩種：銅錢與白銀。

銅錢早在先秦時期已經流通，有布錢、刀幣、圜錢等不同形制。其中圜錢為圓形銅板，中間有孔，孔始而圓，繼而方，因此人們又稱銅錢為「孔方兄」。後來的「秦半兩」、「漢五銖」，以及歷朝歷代所鑄造的銅錢，大都是這種樣式。

明代人承前朝之制，依然使用銅錢。銅錢的貨幣單位是「文」和「貫」：一個銅錢為一文，一千文為一貫。古代小說中形容用繩子穿起來的一貫銅錢，常說「青蛇也似一貫銅錢」，十分形象。但銅錢價值低，分量重，攜帶不便。因此到了明代中葉以後，銅錢用量減少，人們在商貿活動中主要使用白銀。

白銀屬於貴金屬。常見的貴金屬有黃金、白銀兩種，但黃金很少直接在市面上流通，一般總要換成銀子使用。中國是世界上使用白銀最多的國家。從明代中葉始，一來因中國以瓷器、絲綢為主的對外貿易保持著很大順差；二來因美洲銀礦採用先進的採掘提煉技術，產量激增，於是大量美洲白銀直接或間接（通過歐洲）流入中國。再加上日本及其他地區白銀的流入，在幾個世紀裡，中國成為「吸引全世界白銀的唧筒

（唧筒：抽水機）」（費爾南·布羅代爾《15世紀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、經濟和資本主義》）。據外國學者分析，在1800年以前的兩個半世紀裡，中國從世界各地獲得六萬噸白銀，約佔世界白銀總量的一半。（貢德·弗蘭克《白銀資本——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》）這使得中國明清兩代以白銀為通行貨幣，成為可能。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民國前期，直至1935年國民政府發行「法幣」，白銀才正式宣告退出金融舞台。

我們在《金瓶梅》中最常看到的貨幣，正是白銀。前述潘金蓮請客，用的便是白銀。此外，小說中也有用銅錢的記錄。如第四回鄆哥四處尋找西門慶，是要「撰（賺）得三五十錢養活老爹」，這裡的「三五十錢」，指的應是銅錢。又第五回武大被西門慶踢傷後，潘金蓮「拿了銅錢」託王婆去買藥。第十回，薛嫂向西門慶介紹孟玉樓前夫開布店時買賣興旺，「一日不算銀子，銅錢也賣兩大簸羅」。

那麼明代人除了使用白銀和銅錢，還有沒有其他形制的貨幣？有，那就是紙幣。仍是《金瓶梅》第五回，鄆哥因與王婆廝鬧吃了虧，跑去向武大揭發王婆撮合潘金蓮、西門慶通姦等事，並自告奮勇要幫武大捉姦。武大感激說：「既是如此，卻是虧了兄弟，我有數十貫錢，我把與你去。你可明日早來紫石巷口等我。」（按：人民文學出版社《金瓶梅詞話》校點本將「數十貫」改為「數貫」）武大說到做到，當時就給了鄆哥「幾貫錢並幾個炊餅」。

然而，武大身上怎麼會帶著「數十貫」銅錢呢？按明初制定的銅錢、白銀換算比率，一兩白銀等同於一貫銅錢，「數十貫錢」相當於數十兩白銀，賣炊餅的武大顯然沒有這樣的財力。即便是財主西門

慶，出門時身邊也只帶「三五兩銀子」（第三回）。更何況一貫銅錢重六七斤，數十貫銅錢——假定是二十貫吧，重一百二三十斤，武大還要挑著炊餅擔，又怎麼扛得動？由此可知，武大懷裡揣的應當是紙幣，而且是貶了值的紙幣。

了解一點兒中國貨幣史知識的人都知道，中國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紙幣的國家。從西周時就有類似紙幣的貨幣，用布製成，稱為「里布」。東周民間曾使用「牛皮幣」和「傅別」，後者相當於期票。漢武帝時發行過「白鹿皮幣」，以鹿皮為幣材。唐朝的紙幣叫「飛錢」，宋代的紙幣稱「交子」、「會子」。到了元朝，就幾乎完全使用紙鈔了。元代的紙鈔號稱「寶鈔」，用特殊的紙張印刷，單位仿照銅錢，有「貫」有「文」，面值分為十文、二十文、三十文、一貫、二貫等。後來又發行一種「銀鈔」，單位和白銀一樣，也按「兩」、「錢」、「分」、「毫」、「釐」等標誌面額。（郭彥崗《中國歷代貨幣》）我們讀元代文獻，說到多少貫，多少文，或是幾錠、幾兩、幾錢，指的大都是紙鈔。

明朝開國時，統治者考慮到元代後期紙鈔貶值，導致經濟崩潰、政權垮台，想恢復使用銅錢。可老百姓（尤其是商人）不樂意，理由是：銅錢不便攜帶，還是紙鈔好用。因而明朝洪武初期就制定鈔法，印製紙鈔，叫「大明寶鈔」。

明代政府還規定，民間不准使用銅錢和金銀，只能用紙鈔。——不過政府自己先破壞了規矩，收稅時照收金、銀和銅錢；給官員發薪金，或跟百姓做交易，卻只給紙鈔。結果弄得紙鈔信譽一落千丈，大幅貶值。鈔法實行不到百年，紙鈔已經跌得一文不值。

由於紙鈔大幅貶值，沒人願意接受，於是百姓私下都使用白銀作為商品交換等價物。官府始而嚴厲禁止，後來則睜一眼閉一眼，最終索性放棄禁用白銀的命令。因此明代中後期，白銀變成主要貨幣，紙鈔基本退出金融舞台，銅錢也只用於小額交易。《金瓶梅》所反映的，正是這一時段的貨幣情況。

按說，《金瓶梅》的時代，紙幣早已斂形匿跡。但武大郎懷中為甚麼還揣有紙鈔？這大概跟《水滸傳》有關。眾所周知，《金瓶梅》是在《水滸傳》第二十三、二十四回武松打虎及潘金蓮偷情的情節基礎上，擴展編創而成。據筆者考證，《水滸傳》的主幹部分（前四十回）大約創作於明代宣德初年（參見本書附錄二），因此書中還留有使用紙鈔的痕跡。

蘭陵笑笑生在照抄《水滸傳》相關情節時，已注意到貨幣形制問題，將原故事中使用紙鈔的地方，大都改成銀兩。如《水滸傳》中武松打虎所獲賞賜為「一千貫（紙鈔）」，根據當時（宣德年間）的銀鈔比價，大致可以折合成白銀二十兩。而到《金瓶梅》中，笑笑生徑自改為「賞銀三十兩」，這些處理，都是合情合理的。但有些地方，《金瓶梅》卻又保留了《水滸傳》中的貨幣形制。像武大報答鄆哥，《水滸傳》中的對話是：「我有數貫錢，與你把去糴米。」《金瓶梅》則改為「我有數十貫錢」云云——這是否因為笑笑生覺得「數貫錢」太少，而徑自增為「數十貫錢」呢？因為在笑笑生著書的年代，紙鈔真的是一錢不值了。

仍然回到對白銀的討論上來。以白銀為主要貨幣，使用起來並

不方便。白銀的形制有多種，其中有的鑄為固定重量的銀錠，大的有五十兩一錠的，此外也有二十五兩、十兩一錠的，更小的稱銀鏰子。元代曾鑄過五十兩一錠的大銀子，稱為「元寶」，意思大概是「元朝的寶貨」吧。後來這個名稱沿用下來。在小說中，西門慶包佔妓女李桂姐，就取了一錠五十兩的大銀子到院中使用。（第十二回）後來李瓶兒轉移家財，也是將「六十錠大元寶，共計三千兩」，搬到西門慶家。元寶的形狀是兩頭翹起，中間稍凹，便於纏在腰上。有個「腰纏萬貫」的成語，就是這麼來的。

除了鑄成固定重量的銀錠外，一般散碎銀子，用於小額貨款的支付。銀子比較軟，要用特殊的工具剪鑿，再用專門的秤（等子，也稱戥子）來稱量。小說中多次出現鑿取、稱量銀子的情景。如小說第五十回就有妓院老鴿「在燈下拿黃桿大等子秤銀子」的描述。

銀子的成色也有不同，最好的銀子稱「紋銀」。成色差的銀子叫「低銀」或「成色銀子」，裡面摻雜了鉛等其他金屬。在小說中，就曾提到常時節在妓院中向西門慶借了一錢「成色銀子」，後來又說一錢「八成銀子」，指的就是這類成色不足的銀子。（第十二回）明朝後期大量使用白銀，連小孩子也能辨別銀子成色的高低。

銀子的價格又該怎麼計算？明代一兩白銀，合今天人民幣多少？這裡有兩種算法。一是根據當前的國際市場白銀價格計算，一是根據白銀的實際購買力來計算。

國際市場的白銀價格很不穩定。2004年，一盎司（31.1035克）白銀的價格是5或6美元，到2006年，已飆升到14或15美元。如



- ◎ 明朝洪武初期制定鈔法，印製紙鈔，叫「大明寶鈔」。鈔法實行不到百年，紙鈔跌得一文不值。因此明代中後期，白銀變成主要貨幣，紙鈔基本退出金融舞台，銅錢也只用於小額交易。《金瓶梅》所反映的，正是這一時段的貨幣情況。

按國際市場價換算，一兩銀子相當於人民幣 130 多元（這是按明代的度量衡計算，那時一兩相當於 36.9 克）。不過今天的白銀實行大工業開採，成本較低。另一種算法是按實際購買力來計算，價值至少還要增加三分之一。

以米價為例：明朝萬曆年間，一石米的價格浮動在七錢至一兩銀子之間。一石米重 120 斤，而明代的「斤」比今天的「市斤」要重（今天一市斤 500 克，明代為 590 克），所以明代一石米相當於今天 141.6 市斤。今日米價按一斤 1.50 元計算，明代一兩白銀的購買力，相當於今天人民幣 210 塊錢左右，為了計算方便，就算 200 元吧。古代的度量衡制度，一兩為十錢，一錢為十分。那麼一錢銀子相當於 20 元錢，一分銀子相當於 2 元錢。

請記住這個比價：明代萬曆年間一兩銀子的購買力大致相當於今天人民幣 200 元，一錢銀子合 20 元，一分銀子合 2 元錢。下面，我們就來看看《金瓶梅》時代運河一帶的物價水平，以及西門慶一家的「幸福生活」。



饜甘飫肥談飲食

以下幾節以西門慶的家庭生活為中心，看看明代萬曆年間山東運河兩岸的物價水平和庶民生活。不妨將衣、食、住、行的次序稍作調整，先來看看「食」。

「民以食為天」。深悉讀者心理的小說家對此深有領會，《金瓶梅》中吃喝飲宴的場面也就格外多。各種酒席豐儉不一，花費也各不相同。除前舉潘金蓮主持的家庭便宴外，第二十一回，西門慶眾妾約定每人出銀五錢，或多或少，共湊了三兩一錢銀子，請西門慶、吳月娘吃酒。這個價格，約合今天人民幣 600 多元。

第二十三回，李瓶兒下棋輸了五錢銀子，潘金蓮張羅用三錢銀子買了一罈金華酒（合 60 元），二錢銀子買了豬頭及蹄子（合 40 元），讓來旺媳婦宋惠蓮燒好，潘金蓮、李瓶兒、孟玉樓等同吃，還給吳月娘留出一份，共花了 100 元。

蟹肥時節，吳月娘買了三錢銀子螃蟹，請眾人吃了一日（第五十八回），約花 60 元。當時物價之低廉，由此可見一斑。

《金瓶梅》中最豐盛的一席家宴，是第十六回西門慶出錢替結拜兄弟應伯爵過生日，在應家擺下酒席，十兄弟暢飲一日，還叫了兩個「小優兒」（小演員）彈唱助興，連同賞小優兒的錢，總共五兩四錢銀子，相當 1080 元。

不過同西門慶招待、奉迎上司相比，這樣的酒席，又顯得「寒酸」了。第四十九回，西門慶設宴招待新任巡鹽御史蔡狀元及東平府巡按宋御史。酒席上「說不盡餚列珍饈，湯陳桃浪，酒泛金波」，「當日西門慶這席酒，也費勾千兩金銀」。臨去時，西門慶又讓手下把兩桌酒席送給宋、蔡二御史，其中包括「兩罈酒、兩牽羊……一副金台盤、兩把銀執壺、十個銀酒杯、兩個銀折盃、一雙牙箸……」統統裝入食盒，「共有二十拾」。這個「飲食」賬裡，還包括金銀酒器，實

在無法算清。

官紳財主的飲食狀況如此，底層百姓也應有口腹之慾。不過填飽肚皮，是他們更迫切的願望。西門慶的女婿陳經濟，由飫鮮饜肥的財主子弟淪落為乞丐，包工頭侯林兒請他到「食葷小酒店」吃酒，是「四盤四碟，兩大坐壺時興橄欖酒……兩三碗溫麵」，連酒帶菜，共花了一錢三分半銀子（第九十六回），合今天 27 元。底層社會的飲食消費，由此可見一斑。

以上談的，主要是飲食的價格。其實對飲食的內容，小說家抱著更為濃厚的興趣，津津樂道。隨便舉第三十四回為例，一回書中多處涉及飲食。先是應伯爵陪著韓道國到西門慶家說事，西門慶喚畫童取茶，「不一時，銀匙雕漆茶鍾，蜜餞金橙泡茶吃了」。韓道國走後，西門慶又留應伯爵吃酒，應伯爵趁便提到：

我還沒謝的哥，昨日蒙哥送了那兩尾好鱒魚與我。送了一尾與家兄去，剩下一尾，對房下（房下：妻子）說，拿刀兒劈開，送了一段與小女；餘者打成窄窄的塊兒，拿他原舊紅糟兒培著，再攪些香油，安放在一個磁罐內，留著我一早一晚吃飯兒，或遇有個人客兒來，蒸恁一碟兒上去，也不枉辜負了哥的盛情。

雖是一派阿諛之詞，卻也透出應伯爵的「美食家」素養，背後則顯露出小說家的飲食文化趣味。

接著酒菜上來，「先放了四碟菜果，然後又放了四碟案鮮：紅鄧鄧的泰州鴨蛋，曲灣灣王瓜拌遼東金蝦，香噴噴油燻的燒骨，禿肥肥乾蒸的劈曬雞。第二道，又四碗嘎飯（嘎飯：佐餐菜餚）：一甌兒（甌兒：小盆）濾蒸的燒鴨，一甌兒水晶蹄蹄，一甌兒白燻豬肉，一甌兒炮炒的腰子。落後才是裡外青花白地磁盤，盛著一盤紅馥馥柳蒸的糟鱒魚，馨香美味，入口而化，骨刺皆香。西門慶將小金菊花杯斟荷花酒，陪伯爵吃」。

仍是這一回，書童求李瓶兒在西門慶面前替他說人情、賺外快，拿了一兩五錢銀子，「買了一罈金華酒，兩隻燒鴨，兩隻雞，一錢銀子鮮魚，一肘蹄子，二錢頂皮酥果餡餅兒，一錢銀子的搽穰捲兒」，整頓一桌酒席孝敬李瓶兒。這一席酒，西門慶也吃了些，眾人都跟著沾光；只有看門的小廝平安沒吃到，於是平安向潘金蓮訴苦，由此加深了潘金蓮與李瓶兒的矛盾。這一切，全都是以飲食為媒介。

單是一回書，就有如此多的內容與飲食相關聯，全書飲饌內容豐富多彩，由此可以概見。有些時候，很普通的飯食，也被小說家的妙筆描摹得令人垂涎。那次，西門慶留應伯爵、謝希大兩人在家中吃「水麵」。小廝「用方盒拿上四個靠山小碟兒，盛著四樣小菜兒：一碟十香瓜茄，一碟五方豆豉，一碟醬油浸鮮花椒，一碟糖蒜；三碟兒蒜汁，一大碗豬肉滷，一張銀湯匙，三雙牙箸」。三碗麵端上來，「各人自取澆滷，傾上蒜醋」，應、謝二人「只三扒兩嚥，就是一碗」（第五十二回）。從兩人的吃相中，不但看出幫閒嘴臉的可笑可鄙，也捎帶寫出西門慶家飯菜可口，飲食講究。

書中關於美食的特寫鏡頭還有不少。如第二十七回，西門慶與潘金蓮在花園納涼，丫鬟送來酒食果盒，盒上「一碗冰湃的果子」。揭開盒，「裡邊攢就的八榻（榻：古代一種盛食物的器具）細巧果菜：一榻是糟鵝胗掌，一榻是『一封書』臘肉絲，一榻是木樨銀魚鮓，一榻是劈曬雞雞脯翅兒，一榻鮮蓮子兒，一榻新核桃穰兒，一榻鮮菱角，一榻鮮荸薺；一小銀素兒葡萄酒，兩個小金蓮蓬鍾兒，兩雙牙箸兒，安放一張小涼杌兒上」。可謂美食美器、精緻細巧。

另一回上元節，西門慶帶著應伯爵、謝希大等到獅子街去放焰火，月娘派人送去四個攢盒，都是「美口糖食，細巧果品」：「也有黃烘烘金橙，紅馥馥石榴，甜碯碯橄欖，青翠翠蘋蓂，香噴噴水梨；又有純蜜蓋柿、透糖大棗、酥油鬆餅、芝麻象眼、骨牌減焠、蜜潤繚環，也有柳葉糖、牛皮纏」。書中稱讚說：「端的世上稀奇，寰中少有。」（第四十二回）

書中還不時提到一些美味的炮製方法。如第六十一回，常時節為了答謝西門慶贊助購房銀，特意叫妻子製作了「螃蟹鮮」，用食盒裝了送來，「四十個大螃蟹，都是剔剝淨了的，裡邊釀著肉，外用椒料、薑蒜米兒、糰粉裹就，香油焠、醬油醋造過，香噴噴酥脆好食」。吳大舅嚐過後誇獎說：「我空癡長了五十二歲，並不知螃蟹這般造作，委的好吃。」

小說第六十七回還提到一種叫「酥油泡螺兒」的點心，那是妓女鄭愛月為西門慶「親手自家揀的」。此物「入口而化」，據溫秀才考評：「出於西域，非人間可有。沃肺融心，實上方之佳味。」應伯爵



- ◆《金瓶梅》中有很多奉茶待客的場景，如第十二回「雪綻般茶盞，杏葉茶匙兒，鹽筍芝麻木樨泡茶」，第三十五回「朱紅小盤，細磁茶鍾，烏銀茶匙」，圖為一些出土茶匙，可見當時生活用品相當精緻。



- ◆《金瓶梅》第十六回「銀鑲鍾几盛著南酒」，第四十七回「吃酒的各樣菜蔬出來，小金把鍾兒」，左圖中金高腳菊花鍾（衢州博物館藏），通常用作飲酒。
《金瓶梅》第七回「只見小丫鬟拿了三盞蜜餞金橙子泡茶，銀鑲雕漆茶鍾」，茶鍾是書中常見的奉茶器具，右圖為銀鑲木鍾（常州博物館藏）。

則描述：「上頭紋溜就相螺螄兒一般，粉紅、純白兩樣兒。」此物十分稀罕，並非人人會「揀」；過去只有李瓶兒會做，如今李瓶兒已死，西門慶睹物思人，頗為傷感。

據學者考證，泡螺應是一種奶油製品。明人《市肆記》「果子」類中即列有「鮑螺」一品，大概因其外形像螺螄得名。明人張岱《陶庵夢憶》中介紹：蘇州人把乳酪與蔗糖霜和在一起，「熬之濾之漉之掇之印之，為帶骨鮑螺，天下稱為至味」。因乳酪是中原難得之物，又非人人會做，加之味道鮮美，入口消融，因此被視為餐桌上的珍品。（參見蔡國梁《金瓶梅社會風俗》）這樣的東西，也只有西門慶這樣的財主家，才能品嚐到。小說家在書中多次點染此物，應有著炫奇誇富的目的。市民讀者正是通過這些描寫，了解財主家的奢華生活，彷彿自己也「過了一把癮」。



穿綢掛緞說衣飾

《金瓶梅》是中華飲食文化的百科全書，同時又是中華服飾文化的十全大典。書中人物的衣著，尤其是女性人物的衣飾，讓人看了眼花繚亂、應接不暇。

正月初九是潘金蓮的生日，潘金蓮格外打扮一番：「上穿沉香色潞綢雁銜蘆花樣對衿襖兒，白綾豎領，妝花眉子，溜金蜂趕菊鈕扣兒；下著一尺寬海馬潮雲羊皮金沿邊挑線裙子，大紅段子白綾高底

鞋，妝花膝褲，青寶石墜子，珠子箍。」孟玉樓的打扮與潘略同，「惟月娘是大紅緞子襖，青素綾披襖，沙綠綢裙，頭上帶著鬚髻，貂鼠臥兔兒」。眾妻妾濟濟一堂，服飾裁剪入時，用料講究，顏色搭配十分協調。（第十四回）

及至正月十五眾妻妾到李瓶兒新買的房子中去看燈。「吳月娘穿著大紅妝花通袖襖兒，嬌綠段裙，貂鼠皮襖。李嬌兒、孟玉樓、潘金蓮都是白綾襖兒，藍段裙。李嬌兒是沉香色遍地金比甲（馬甲、坎肩一類服裝），孟玉樓是綠遍地金比甲，潘金蓮是大紅遍地金比甲。頭上珠翠堆盈，鳳釵半卸，鬢後挑著許多各色燈籠兒。」登樓看燈時，潘金蓮還故意「把白綾袖子摟著，顯他遍地金掏袖兒，露出那十指春蔥（春蔥：手指）來，帶著六個金馬鐙戒指兒」。如此服飾，近於「內家（指宮中）妝束」，樓下看燈人見了，疑為「公侯府位裡出來的宅眷」，「貴戚皇孫家豔妾」（第十五回）。可見當時外省富豪人家，也很能追趕京城的服裝時尚。

書中還特別注意渲染富家女性衣飾豐富，四季有別。如上述上元節所穿為冬裝，第二十七回又寫李瓶兒、潘金蓮的夏裝打扮，「家常都是白銀條紗衫兒，密合色紗桃線穿花鳳縷金拖泥裙子。李瓶兒是大紅蕉布比甲，金蓮是銀紅比甲，都用羊皮金滾邊，妝花帽子。惟金蓮不戴冠兒，拖著一窩子杭州攢，翠雲子網兒，露著四髮，上黏著飛金，粉面額上貼著三個翠面花兒……」這裡所說的「紗」、「蕉布（蕉麻織的布）」，都是用來製作夏裝的輕薄衣料。

第五十六回又描繪眾婦人的秋裝，「月娘上穿柳綠杭絹對衿襖



◆《金瓶梅》第十五回中「佳人笑賞玩燈樓」的場景（選自《金瓶梅詞話》明崇禎本）

兒，淺藍水綢裙子，金紅鳳頭高底鞋兒；孟玉樓上穿鴉青段子襖兒，鵝黃綢裙子，桃紅素羅羊皮金滾口高底鞋兒；潘金蓮上穿著銀紅縐紗白絹裡對衿衫子，豆綠沿邊金紅心比甲兒，白杭絹畫拖裙子，粉紅花羅高底鞋兒；只有李瓶兒上穿素青杭絹大衿襖兒，月白熟絹裙子，淺藍玄羅高底鞋兒」。——四季衣裝的顏色、質地、花紋圖案、所配飾物均不相同，富家女性衣飾的講究，由此可見。

小說家在服飾描寫上，用的是寫實筆法，這是世情小說又一個突出的特點。如潘金蓮嫁給西門慶前後，衣飾絕不相同。第三回潘金蓮剛出場時，還是街市上賣炊餅小販的妻子，書中透過西門慶的眼睛看她：「雲鬢疊翠，粉面生春；上穿白夏布衫兒，桃紅裙子，藍比甲。」家境的貧寒，從衣著上已顯露出來。及至嫁到西門慶家，生活條件有了天壤之別。第三十四回，寫她從娘家歸省回來，下了轎，「上穿著丁香色南京雲綢襪（襪：指把附加物縫綴在衣服上）的五彩納紗喜相逢天圓地方補子（補子：官服上標誌品級的徽紋圖案；也指衣服上刺繡的圖案）對衿衫兒，下著白碾光絹一尺寬攀枝耍娃娃挑線拖泥裙子；胸前襪帶金玲瓏襪領兒，下邊羊皮金荷包」，已儼然是財主家的闊太太了。

王六兒是西門慶家夥計韓道國的妻子，也是西門慶的姘婦。小說幾次寫道她的衣飾裝束。頭一次是第三十七回，西門慶見她「上穿著紫綾襖兒，玄色段紅比甲；玉色裙子下邊，顯著趑趑的兩隻腳兒，穿著老鴉段子羊皮金雲頭鞋兒」；雖經刻意修飾，但色彩黯淡，首飾全無，難掩貧寒之態。後來她「刮」上西門慶，得了許多好處，

第五十回再次出場時，「戴著銀絲鬚髻，金累絲釵梳、翠鈿兒、二珠環子，露著頭，穿著玉色紗比甲兒、夏布衫子，白腰挑線單拖裙子」，已經給人滿頭珠翠的印象。日後韓道國在替西門慶做生意中獲益不少，第六十一回王六兒再次出現，「頭上銀絲鬚髻，翠藍縐紗羊皮金滾邊的箍兒，周圍插碎金草蟲啄針兒；白杭絹對衿兒，玉色水緯羅比甲兒，鵝黃挑線裙子；腳上老鴉青光素段子高底鞋兒，羊皮金緝的雲頭兒；耳邊金丁香兒」，裝束入時，跟西門慶的登堂妻妾已不相上下。

與衣服相配的是鞋子，書中多處提到女人的鞋，如前文提到的「大紅段子白綾高底鞋」、「淺藍玄羅高底鞋兒」、「老鴉段子羊皮金雲頭鞋兒」、「老鴉青光素段子高底鞋兒」等。李瓶兒死後，眾妻妾替她安排壽衣裝裹，單單想不出配甚麼鞋。潘金蓮建議穿那雙「大紅遍地金鸚鵡摘桃白綾高底鞋兒」，吳月娘反對說：「不好，倒沒的穿上陰司裡，好教他跳火坑？你把前日門外往他嫂子家去，穿的那雙紫羅遍地金高底鞋，也是扣的鸚鵡摘桃鞋，尋出來與他裝綁了去罷。」李瓶兒盛鞋的四個小描金箱兒裡有「約百十雙鞋」，只是找不到這一雙。最後還是丫鬟迎春從櫥子裡的「一大包」鞋中翻出來。（第六十二回）

男子的服飾裝束，書中也時有描摹。西門慶剛出場時，從潘金蓮眼中看去，「也有二十五六年紀，生得十分博浪。頭上戴著纓子帽兒，金玲瓏簪兒，金井玉欄桿圈兒；長腰身穿綠羅褶兒；腳下細結底陳橋鞋兒，清水布襪兒，腿上勒著兩扇玄色挑絲護膝兒；手裡搖

著灑金川扇兒」(第二回)，這要算是那個時代市井「時髦青年」的漂亮裝束了。

日後西門慶做了官，日常服飾是「戴忠靖冠，絲絨鶴氅，白綾襖子」(第四十六回)，儼然官紳形象。第七十三回孟玉樓過生日，西門慶請吳大舅、應伯爵等吃酒，書中特地寫西門慶的裝束：

伯爵燈下看見西門慶白綾襖子上，罩著青段五彩飛魚蟒衣，張牙舞爪，頭角崢嶸，揚須鼓鬚，金碧掩映，蟠在身上，唬了一跳，問：「哥，這衣服是那裡的？」……西門慶道：「此是東京何太監送我的。我在他家吃酒，因寒冷，他拿出這件衣服與我披。這是飛魚，朝廷另賜了他蟒龍玉帶。他不穿這件，就相送了。此是一個大分上（分上：人情，面子）。」伯爵方極口誇獎：「這花衣服少說也值幾個錢兒。此是哥的先兆，到明日高轉，做到都督上，愁玉帶蟒衣？何況飛魚，穿過界兒去了。」

這件「青段五彩飛魚蟒衣」，西門慶也只能私下穿穿，過過「官癮」而已。依明制，飛魚蟒服只有朝廷二品大員或錦衣衛堂官才准穿用。（《明律例》）西門慶的提刑所千戶之職是五品官，公開穿出去，是要獲罪的。

封建社會的最大特點是等級森嚴，不同階層的人，有不同的穿衣標準。在以農耕經濟為本的社會裡，商業被視為末業，商人在「士農

工商」的等級排列中奉陪末座。漢代即規定，商人不准穿綢緞衣服。歷經唐宋而至明初，朱元璋仍規定：社會以農為本，以商為末。農家可以穿綢緞，商人則只能穿絹衣、布衣。農民家裡哪怕有一人經商，全家也不得穿綢紗。（《明會要》）當然，這裡說的農家，指的是地主。又有哪個下田耕作的農夫，穿得起綢緞呢？

然而不過二百年，至明嘉靖、萬曆年間，商品經濟的發展給農耕經濟以極大衝擊，商人地位迅速躡升，社會風氣發生了巨大變化。重農抑商的舊制度、舊規矩，早已被人們拋到腦後。商人西門慶早在做官之前，全家已是穿綢掛緞，極盡服飾奢華之能事，甚至服飾形制直逼「內家」。晚明之時「禮崩樂壞」，在服飾上的表現最為直觀。

奢侈之風迅速蔓延，農耕社會尚儉戒奢的教誨，已無人理會。晚明社會的風氣是笑貧不笑娼，重衣不重德。學者記述，「家無擔石之儲，恥穿布素」（龔煒《巢林筆記》）；意謂家無隔夜糧的人，也以穿布衣為恥。西門慶十兄弟之一的常時節，窮得家裡揭不開鍋。西門慶周濟他十二兩銀子，他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上街給老婆買衣服，計買「一領青杭絹女襖，一條綠綢裙子，月白雲綢衫兒，紅綾襖子兒，白綢子裙兒，共五件」；「自家也對身買了件鵝黃綾襖子，丁香色綢直身兒。又有幾件布草衣服，共用去六兩五錢銀子」。這些衣服折合今天 1300 元。衣服拿回家，老婆認為很划算，說：「雖沒的便宜，卻直這些銀子。」（第五十六回）當時的社會風氣，便是如此。

常時節當然無法跟西門慶相比，他在西門慶家告貸時，眼見小廝們氣喘吁吁地抬著裝滿綾絹衣服的箱子走進來，這是吳月娘新添的秋衣，還只是一半。難怪常時節伸著舌頭說：「六房嫂子，就六箱了，好不費事！小戶人家，一匹布也難的……」（第五十六回）不過讓常時節寧可餓肚子也要穿綢衣的社會風尚，不正是西門慶這類富商大戶引領的嗎？

西門慶家重視服飾穿戴，一是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風氣，另外也與西門慶從事的商業活動有關。他家開著緞子鋪、綢絹鋪、絨線鋪，又有標船到江南產地直接採購絲綢；有時還派人到杭州專門織造行賄送禮用的「錦繡蟒衣」及「家中穿的四季衣服」（第二十二回）。他家妻妾格外講究穿著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。

書中第四十回，還描述了西門慶給妻妾裁製新衣的大場面，那是跟喬大戶結兒女親家時，為眾妻妾參加宴會預備的。

西門慶衙門中回來，開了箱櫃，打開出南邊織造的夾板羅段尺頭來。使小廝叫將趙裁來……桌上鋪著氈條，取出剪刀來，先裁月娘的：一件大紅遍地錦五彩妝花通袖襖，獸朝麒麟補子段袍兒；一件玄色五彩金邊葫蘆樣鸞鳳穿花羅袍；一套大紅段子遍地金通袖麒麟補子襖兒，翠藍寬拖遍地金裙；一套沉香色妝花補子遍地錦羅襖兒，大紅金枝綠葉百花拖泥裙。其餘李嬌兒、孟玉樓、潘金蓮、李瓶兒四個，多裁了一件大紅五彩通袖妝花錦雞段子袍兒，兩套妝花羅段衣服。孫雪娥只是兩

套，就沒與她袍兒。須臾共裁剪三十件衣服。兌了五兩銀子，與趙裁做工錢。一面叫了十來個裁縫，在家儼造。不在話下。

這次會親，連丫鬟們也都裁製了新衣，簡直就是一次服飾文化的佳節盛會。

以上說的，是書中對服飾式樣的描摹。至於服飾、衣料的價格，小說中披露不多。常時節以六兩五錢銀子購置綢衣，幾乎是書中僅有的服飾價格信息。然而小說透露，西門慶請趙裁縫裁剪三十件衣服，裁剪工錢就付了五兩銀子，相當今天的 1000 元。可以推想，這些衣服的工、料總價，應是相當可觀的。

在四季服裝中，皮裘的價格最高。如第四十六回，商人李智為還債，拿一件皮襖「準折」了十六兩銀子，合 3000 多元。而紈袴子弟王三官兒因沒錢付嫖賬，「將皮襖當了三十兩銀子」（第六十八回）；這些典當抵押的物品價格，顯然都被大大低估了。最貴重的皮衣是李瓶兒的那一件，為貂鼠質地，價值白銀六十兩（第七十四回），合今天萬元以上。而那時一個小丫鬟的身價，低的才四五兩銀子！

未經裁製的衣料，當時也常被當作相互饋贈的禮物。書中此類信息頗多。如西門慶娶孟玉樓時，曾以三十兩銀子和兩匹緞子收買孟玉樓前夫的姑母；並答應事成後，再給七十兩銀子和兩匹緞子。（第七回）而西門慶給蔡京管家翟謙送禮，也是「一對南京尺頭（成匹的衣料），三十兩白金」（第三十回）。至於西門慶給蔡京送禮行賄，其中的衣料更多、更貴重，計有「漢錦二十匹，蜀錦二十匹，火浣布二十

匹，西洋布二十匹，其餘花素尺頭共四十四匹」（第五十五回）。這張禮單可能有所誇張，但仍不失寫實成份。

衣料與衣料又有不同，因種類花色、質地品級、出產地域及幅寬面長等因素，價值各不相同、相差甚遠。第三十五回，潘金蓮到吳大妗子家做客，沒有「拜錢」，西門慶讓她「前邊廚櫃內拿一匹紅紗來」。金蓮說：「我就去不成，也不要那囂（囂：這裡指稀薄，質地差）紗片子！拿出去倒沒的教人笑話。」可知西門慶給她的，是不值錢的便宜貨。

而李瓶兒死後，西門慶派人買絹做孝衣，嫌五錢銀子一匹的質量不好，讓人去換六錢一匹的。（第六十三回）可知一匹素絹的價格應為五六錢銀子，合今天百多元。另一回，西門慶求鈔關錢老爹辦事，事後「添了兩匹白鷗紵絲，兩匹京段」及五十兩銀子答謝對方。應伯爵估價說：「少說四匹尺頭值三十兩銀子……」（第六十八回）此處的「白鷗紵絲」和「京段」應是貴重衣料，每匹合銀七八兩，相當 1500 元左右，是素絹價格的十幾倍。衣料價格高下有別，在對比中看得再清楚不過。

至於西門慶為慶賀蔡京生辰，特地到杭州織造的「蟒衣尺頭」，價格又應在紵絲、京緞之上。當時壽禮中還少兩匹玄色蕉布和大紅紗蟒衣，「一地裡拿銀子尋不出來」，還是李瓶兒從自己的私房衣料中揀出四件來，「兩件大紅紗，兩匹玄色蕉布，俱是金織邊五彩蟒衣，比杭州織來的，花樣身份更強十倍」。這樣的衣料，應當是專供內廷服用的，價格無法估量。



交通、起居及其他

衣食住行中的「行」，是指交通方式、車馬之資。這一點書中雖然涉及不多，但也不乏生動的例子。

第七十八回，潘金蓮之母潘姥姥來給女兒過生日，但人到門前下了轎，卻沒錢打發轎夫。向女兒要，潘金蓮也拿不出來。為此，母女好一通吵鬧。最終還是三娘孟玉樓看不過，拿出銀子打發了轎子——其實只需六分銀子，約合十多元，猶如今天「打的」的起步價。

西門慶出門，則很少坐轎，一般是騎馬。第三十八回，蔡京管家翟謙因感激西門慶替他尋妾，送西門慶一匹「高頭點子青馬」，值七八十兩銀子；那是名副其實的「寶馬」了。此外，媒婆薛嫂四處說媒、大夫蔣竹山出門行醫，騎的都是驢。

出遠門的人，則須帶足盤纏。第十七回，西門慶得知京中後台楊戩遭人彈劾，忙差家人來保、來旺到東京打探消息，給了二十兩銀子（約合四千元）做盤纏。從山東到河南，前後一個月，算是很富裕了。後來西門慶再差人進京，每人大多只給五兩銀子。

「住」是人生一件大事，花銷也最大。不同的階層，住房的需求不同。賣炊餅的武大是「湊了十數兩銀子，典得縣門前樓上下二層房屋居住。第二層是樓，兩個小小院落，甚是乾淨」（第一回）。「典」是使用權的轉移，沒有產權，可以在一定期限內住下去，不用月月

交租錢。不過房主有了錢，還可以贖回去。十數兩銀子，合 3000 元吧，應當是很便宜的。今天大都市的鬧市區，3000 元也就是一套兩居室一個月的租金吧。

帶產權的房子也不貴。一處「門面二間二層，大小四間」的平房，質量一般，要三十五兩銀子，相當於 7000 塊錢。常時節就在西門慶的資助下買了這樣一處房子遮風避雨。（第六十回）好地段的房子要貴些。西門慶替姘婦王六兒買了獅子街繁華地段「門面二間，到底四層」的宅子（第三十九回），花了一百二十兩銀子，這要算西門慶的「外宅」了。算下來，常時節的房子一平方米不到 200 塊錢，王六兒的房子一平方米頂多 300 塊。比起今天內地大都市中一平方米幾萬元的房價，便宜得不可思議。

這裡說的是百姓之家的低門淺戶。官宦財主家的深宅大院，氣象又自不同。西門慶的同僚夏提刑，賣了一所宅子給何太監的侄子。「門面七間，到底五層」，「儀門進去是大廳，兩邊廂房鹿角頂，後邊住房花亭，周圍群房也有許多，街道又寬闊」（第七十一回）。按契上原價一千二百兩交割，合今天 24 萬。

西門慶自己的宅院跟夏家的這一所不相上下，後來又花五百兩銀子增蓋了花園。以後又乘人之危，用五百四十兩銀子買下隔壁花家的園宅。（第十四回）街對面喬家另買新宅後，西門慶又花七百兩銀子把喬家舊宅買下來。（第三十一回）其間還用二百五十兩買了城外趙寡婦家的莊子，以擴建墳園。粗略算來，西門慶的房產，總值在三千兩以上，約合今天 60 多萬。考慮到清河是外省小縣，又是在物價低廉

的時代，這個數字，也就十分可觀。

《金瓶梅》時代房價低廉，大概還跟當時地價不高有關。韓道國夫婦商議在自家院落蓋兩間像樣的平房，材料費也需花上三十兩。（第四十八回）可知房屋的價值，主要體現在建築材料上。另一個例子是，皇親向五因家道敗落，要拆賣祖墳的「神路明堂」；其實就是拆掉好端端的房子，專賣木料、磚瓦。講好「三間廳、六間廂房、一層群房」的建材，開價五百兩。西門慶的夥計賁四認為可以壓到三百五十兩，並說：「休說木料，光磚瓦連土，也值一二百兩銀子。」（第三十五回）其後大概是以三百兩（6萬元）成交。看來建材的價格實在不低；加減之下，土地的價格也就所剩無幾。

物價的情況，大體如此。人工的情況又如何？

傅夥計是西門慶雇來支應舖子的掌櫃，每月工錢只有二兩。（第九回）不過他還有年底分紅。樂師李銘來西門慶家教彈唱，除了管飯，一月還有五兩銀子工錢（第二十回），但這多半得益於他的「皇親國戚」身份——他是二娘李嬌兒的兄弟。

至於家中僕人的工錢，小說中沒提，可能根本沒有。不過替主人奔走效力時，常能得些小費。如西門慶家僕人玳安押送壽禮給做了守備夫人的春梅，小費為一方手帕、三錢銀子；抬盒的小廝也每人得了一百文錢。（第九十七回）紈袴子弟王三官兒求見西門慶，給了看門的小廝平安二錢銀子，要他代為稟報。（第六十九回）小費的多寡，還取決於送禮者的身份地位。一次，地方長官、巡按宋御史破天荒送來「鮮豬一口、金酒二尊、公紙四刀、小書一部」。西門慶受寵若驚，

忙賞押禮門子三兩銀子、兩方手帕；抬盒下役也每人賞銀五錢。（第五十一回）三兩銀子相當 600 元，五錢銀子合 100 元，小費的總數幾乎超出賀禮的價值。

醫卜一般比較受人尊重，但收入也有限。李瓶兒生病，吃蔣竹山的藥，送藥金五錢，病癒後又「備三兩相謝」（第十六回），這算是多的。她後來還曾請任醫官看過病，不過是「封一兩銀子作藥本」（第五十二回）。西門慶生病，也是「封了五錢銀子討藥吃」（第七十九回）。

「婦產科」大夫收入最高；西門慶喜得官哥，接生婆蔡老娘得銀五兩，西門慶還許她「洗三朝」時再給一匹緞子。（第三十回）不過吳月娘生孝哥時，西門慶已死，月娘只給了三兩銀子。蔡老娘嫌少；吳月娘答應：「待洗三來，再與你一兩就是了。」蔡老娘心有未足，又多討了一套衣服才罷。（第七十九回）還有個劉婆子，算是「小兒科」大夫，給官哥看病、行灸，每次出診費或三錢，或五錢（第五十九回），相當於 60—100 元。不過她醫術不高，官哥之死，便與她誤診誤治有關。

星卜占算的錢來得容易些。小說第五十回，卜者吳神仙到西門慶家中算卦，一番海闊天空、雲山霧沼，討得眾人喜歡，最後得賞銀五兩，相當 1000 元。當然，這樣的買賣，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第四十六回，眾妻妾還讓一個「鄉裡卜龜兒卦兒的老婆」占卜運命，事畢，李瓶兒掏出五分一塊銀子，吳月娘和孟玉樓則每人給了五十文錢。三人所給，價值相當。潘金蓮也曾請劉婆子和其夫劉瞎子「燒神紙」、刻柳木，企圖用魔術拘住西門慶之心，那代價是八錢銀子加兩件首

飾。(第十二回) 潘金蓮在爭寵上，是不計工本的。

廚師、裁縫等手藝人的收入又在醫卜之下。吳月娘到喬大戶家吃飯，廚役獻上頭一道水晶鵝，月娘當場賞銀二錢。第二三道菜上來，又各賞了一錢。(第四十一回) 這是小費，廚役還應另有工錢。裁縫裁剪三十件衣服，得銀五兩(第四十回)，平均每件的剪裁工價為一錢六七分，合今值 30 多元。

木匠打一具棺材，得工錢五兩。(第六十二回) 剃頭匠小周給西門慶篋頭、按摩，又給官哥剃頭，忙了一早晨，得銀五錢。(第五十二回) 磨鏡工匠磨了八面鏡子，得錢五十文。(第五十八回) 按明初規定，一貫銅錢合銀一兩，依此折算，五十文相當於今天 10 元錢。而一個沒有手藝、專幹粗活的泥水匠，每日工錢只有四分，還不到 10 元錢。(第九十六回)

工價低廉，說到底還應歸因於人的價值低微。人而有價，是封建社會，尤其是帶有商業社會特徵的晚明時期的一大特點，《金瓶梅》在這方面開出了十分翔實的價目表。

幾百年來遭評者讀者貶抑唾罵的小說女主角潘金蓮，其實是個幾番被賣的女奴隸。被轉賣給財主張大戶時，她的身價銀只有三十兩，遠不及西門慶坐下那匹青馬和李瓶兒身上的那件皮襖。

潘金蓮還不是身價最低的。《金瓶梅》中另一女主角龐春梅，身價只有十六兩。(第八十五回) 西門慶的姘頭王六兒買的丫鬟春香，也是十六兩。(第四十八回) 西門慶一次心血來潮，給四房孫雪娥買了個十三歲的女孩兒小翠當丫頭，身價更低，只用了五兩(第六十回)；

而孫雪娥自己後來被發賣，也只賣了八兩（第九十六回）。李瓶兒的兒子官哥出生後，西門慶買了奶娘如意兒，用了六兩銀子。（第三十回）此外，潘金蓮屋內的粗使丫頭秋菊，身價為五兩。（第八十七回）自身標價十六兩的春梅，日後做了夫人，也買過兩個丫頭，一個是十二歲的女孩兒，四兩（第九十五回）；另一個叫金錢兒，十三歲，原是商人黃四家的丫頭，因黃四押在牢裡，等著錢還債，只賣了三兩五錢（第九十七回），還夠不上一桌酒席錢！

良家女子價格低微，煙花娼妓反而身價看漲。小說第四十七回，商人苗天秀娶娼妓刁七兒為妾，花了三百兩銀子。而西門慶死後，二娘李嬌兒復歸娼門，被張二官看上，也是花了三百兩銀子娶到家中。（第八十回）書中開出的這張人口價目表，把彼時人倫道德的淪喪、社會價值的顛倒，都做了量化的展現。

說到底，還是西門慶的身價最高。小說第十八回，寫西門慶因受親家陳洪牽累，被言官列入奸臣楊戩爪牙的名單中。西門慶忙派家人來保、來旺攜重金到東京上下打點。來保先以五百石白米賄賂蔡京之子蔡攸，又經蔡攸引薦，面見右相李邦彥，以「五百兩金銀」的代價，將文卷上的「西門慶」改作「賈慶」，於是塌天大禍，頓時煙消雲散。

西門慶用來買命的錢，約為白銀千兩，是僅值三兩五錢的小丫頭黃金錢兒的近 300 倍。又據西門慶臨終遺囑，他家的總資產約六七萬兩，足可贖命六七十次。封建時代，皇帝為了籠絡功臣勳戚，往往頒發一種稱作「鐵券丹書」的優待憑證。鐵券持有者被許諾「（本人）

怨九死，子孫三死，或犯常刑，有司不得加責」（參見元代陶宗儀《南村輟耕錄》）。現代學者往往以此論證封建法制的不公。

財主西門慶對封建王朝無寸功可言，當然沒資格獲取免死鐵券，但他的財富卻令他享有比功臣勳戚大得多的生命空間，這也就是為甚麼西門慶要拚命攫取財富的原因了。而晚明時期新興商人對封建等級制度的撼動，由此可以窺豹一斑。



再多說幾句

《金瓶梅》是「世情小說」的開山之作，其最富創意的特點，便是在衣食起居的細緻描摹中，體現出作者對生活的濃厚興趣和欣賞態度。跟淵源相近的英雄傳奇《水滸傳》相比較，二者對吃飯穿衣的態度截然不同。《水滸傳》中的衣食描寫多半是粗線條的，好漢在村坊酒店中多是「打兩角酒」、「切一大盤牛肉」，簡略雖然簡略，倒也符合江湖豪傑的粗獷氣質。

《金瓶梅》的作者深知市民讀者對財主家錦衣玉食的生活既羨慕又忌妒，由此生出窺探心理。因而小說家對衣食住行等生活細節觀察入微、描摹細緻，也正是迎合市民讀者的這種閱讀期待。小說第三十四回，寫李瓶兒受書童請託，接受一席酒食，吃喝一足，又留了幾碟菜餚給西門慶歸來佐酒。小說作者於此敘述道：「西門慶更不問這嘎飯是哪裡——可見平日家中受用、管待人家，這樣東西無日不吃。」

作者的兩句特地補敘，透露的正是市民讀者的豔羨心態。

對於生活細節的寫真式描摹，並不是所有人都能欣賞的。明人張無咎便有微詞，他在《三遂平妖傳敘》中評論小說道：

嘗辟（譬）諸傳奇：《水滸》，《西廂》也；《三國志》，《琵琶記》也；《西遊》，則近日《牡丹亭》之類矣。他如《玉嬌梨》、《金瓶梅》，如慧婢作夫人，只會記日用賬簿，全不曾學得處分家政，效《水滸》而窮者也。

張無咎是《水滸傳》的擁護者，因此對專門描摹市井生活的《金瓶梅》不買賬，鄙之為「只會記日用賬簿」。其實他哪裡知道，家長里短、柴米油鹽，正是閱讀市井小說的樂趣之一。

現代作家兼學者施蛰存 1935 年為「中國文學珍本叢書」之《金瓶梅詞話》作跋，對比《詞話》本和「原本」的優劣說：

或曰：然則《金瓶梅詞話》好在何處？曰：好在文筆細膩，凡說話行事，一切微小關節，《詞話》比舊本均為詳盡逼真。舊本未嘗不好，只是與《詞話》一比，便覺得處處都是粗枝大葉，抵不過《詞話》之雕鏤入骨也。所有人情禮俗，方言小唱，《詞話》所載，處處都活現出一個明朝末年澆灑衰落的社會來。若再翻看舊本《金瓶梅》，便覺得有點像霧裡看花了。何也？鄙俚之處，改得文雅，拖沓之處，改得簡淨，反而把好

處改掉了也。故以人情小說看《金瓶梅》，宜看此《詞話》本。

施先生這裡所說的《金瓶梅詞話》，是指最接近笑笑生原著面貌的萬曆四十五年本，只是在民國翻印本中，《詞話》出版較遲，因而反成「新本」。而所謂「舊本」，是指晚於《詞話》本的明末或清代的本子，因在民國翻印較早，故反稱為「舊本」。

而「文筆細膩」、「一切微小關節……均為詳盡逼真」，正是早期《詞話》本的優長之處；後來的明崇禎本、清「第一奇書」本（也就是施蟄存所謂「舊本」）等，將服飾、飲食等細膩描寫都當作贅癭刪去，小說因此減色不少。以第二十一回的一段描寫為例，那一回，寫西門慶開家宴，樂工李銘前來伺候，西門慶賞以酒食。以下引文中（）內的文字，是《詞話》本原有而被「第一奇書本」刪去的；{ }內的文字，則是「第一奇書」本在刪節後為使文氣順暢而添加的：

西門慶命李銘近前，賞酒與他吃，教小玉拿（團靶勾頭雞膝）壺，滿斟（窩兒酒），傾在銀法郎桃兒鍾內。那李銘跪在地下，滿飲三杯。西門慶又{叫}在桌上拿了（一碟鼓蓬蓬白麵蒸餅，一碗韭菜酸筍蛤蜊湯，一盤子肥肥的大片水晶鵝，一碟香噴噴曬乾的巴子肉，一碟子柳蒸的勒鱉魚，一碟奶罐子酪酥伴的鴿子雛，）{四碟菜，}用盤子托著與李銘。那李銘走到下邊（，三扒兩嚥，吞到肚內，舔的盤兒乾乾淨淨，）

{吃了，}用絹兒把嘴兒抹了，走到上邊，(把身子)直豎豎的
靠著榻子站立。

《詞話》本以對生活的熱愛和欣賞，細膩地描摹佳釀美味，如數家珍，讓讀者從這幾味菜餚中，想像出酒席的豐盛來。除此而外，西門慶賞賜李銘，還別有用意，是想通過李銘給李家妓院帶信兒，以期跟李桂姐重歸於好。作者在此細寫賞賜，正是烘染西門慶的殷勤之意。「第一奇書」本大刀一揮，將這些枝葉悉數砍去，簡潔則簡潔矣，小說特有的文字風格、言外之味，也便蕩然無存了。這正是施蟄存先生所感歎不已的。



輯二



「經濟大鱈」西門慶





千萬富翁的商業收益 —— 西門慶如何賺錢之一

西門慶是山東清河縣的商人，幾乎壟斷了這個運河城鎮的全部藥材銷售業、紡織品銷售業，此外還經營著典當行，發放高利貸，並參與官鹽買賣，獲取了商業發展的關鍵資金。

剛出場的西門慶，不過是個「破落戶財主」，全部商業資產，只是「就縣門前開著個生藥舖」。但因他「專在縣裡管些公事，與人把攬說事過錢，交通官吏，因此滿縣人都懼怕他……排行第一，人都叫他做『西門大郎』。近來發跡有錢，人都稱他做『西門大官人』」（第二回）。他與官府的關係，對他的日後發跡，至關重要。以後他又巴結朝中權奸蔡京，當上了「金吾衛衣左所副千戶，山東等處提刑所理刑」（第三十回），日後又升了正千戶（第七十回）。官商合一，財勢相輔，他的買賣也越做越大。經過數年的經營，西門慶已是「山東第一個財主」（第五十四回）了。

小說第六十九回，媒婆文嫂向林太太誇說西門慶的財勢：

縣門前西門大老爹，如今見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戶，家中放官吏債，開四五處舖面：段子舖、生藥舖、綢絹舖、絨線舖，外邊江湖上又走標船，揚州興販鹽引，東平府上納香蠟，夥計主管約有數十。東京蔡太師是他乾爺，朱太尉是他衛主，翟管家是他親家，巡撫、巡按多與他相交，知府、知縣是不消說。

家中田連阡陌，米爛陳倉，赤的是金，白的是銀，圓的是珠，
光的是寶……端的朝朝寒食，夜夜元宵……

媒婆的嘴，本來是信口開河的。不過這篇言詞，除了「田連阡陌」等語，卻是基本屬實。至小說第七十九回，西門慶縱慾而亡，臨終前向陳經濟囑託後事，把家中資產說得最為明白：

我死後，段子舖是五萬銀子本錢，有你喬親家爹那邊多少本利，都找與他。教傅夥計把貨賣一宗交一宗，休要開了。貴四絨線舖，本銀六千五百兩；吳二舅綢絨舖，是五千兩，都賣盡了貨物，收了來家……李三、黃四身上，還欠五百兩本錢、一百五十兩利錢未算，討來發送我。你只和傅夥計守著家門這兩個舖子罷。印子舖佔用銀二萬兩（按：《詞話》本此處原文是「段子舖佔用銀二萬兩」，誤；因為前文已有「段子舖是五萬銀子本錢」等語。這裡應為「印子舖」，即典當舖），生藥舖五千兩。韓夥計、來保松江船上四千兩。開了河，你早起身往下邊接船去。接了來家，賣了銀子交進來，你娘兒們盤纏。前邊劉學官還少我二百兩，華主簿少我五十兩，門外徐四舖內還本利欠我三百四十兩，都有合同見在，上緊使人催去。到日後，對門並獅子街兩處房子，都賣了罷，只怕你娘兒們顧攬不過來。

根據這篇交代，西門慶死前的商業資產總值，合白銀六七萬兩，這還

不算房產。這是個相當可觀的數字，放在今天，西門慶堪稱「千萬富翁」了。這裡面生藥舖的本錢五千兩，可能是從他父親那裡繼承來的；剩下的六萬餘兩，則是西門慶在五六年間利用種種合法、非法手段獲取的。算下來，年均獲利一萬兩（合 200 萬），增速驚人。

西門慶的巨額資產，是怎樣聚攏起來的？歸納起來，無非是經商獲利、做官受賄、放債取息、納妾得財等幾個方面。作為商人，商業經營仍是西門慶主要的獲利來源，只是經營手段多種多樣，有合法的，也有非法的。

「賤買貴賣」是世上一切商業經營的鐵律，西門慶最初的發跡，即是乘人之危，壓低價格，開闢廉價貨源以賺取差價。小說第十六回，西門慶去會李瓶兒，僕人玳安來報告說：「家中有三個川廣客人，在家中坐著，有許多細貨，要科兌與傅二叔，只要一百兩銀子押合同，其餘八月中旬找完銀子。大娘（指正妻吳月娘）使小的來，請爹家去，理會此事。」西門慶不肯回去，吩咐：「教把傅二叔打發他便了。」李瓶兒勸他：「買賣要緊，你不去，惹的他大娘不怪麼？」西門慶答道：

你不知賊蠻奴才行市，連貨物沒處發脫，才來上門脫與人。遲半年三個月找銀子；若快時，他就張致（張致：本指裝腔作勢，這裡指拿架子，不肯降價）了。滿清河縣，除了我家舖子大，發貨多，隨問多少時，不怕他不來尋我。

這就是西門慶的生意經：他不肯盡快回去處理生意，不僅是貪

戀李瓶兒，更是與川廣客人打心理戰。若回去快了，顯得買賣有利可圖，客人就不肯降價了。西門慶「店大欺客」，知道唯有自家本錢足，能消化這批貨，因此不怕買賣跑掉；一定要把價錢壓到最低。

另外，這樁買賣不是現錢交易，只須付一百兩銀子「押合同」，餘下的錢八月份才結算。有道是：「時間就是金錢。」壓下的貨款可以投資商業或放債取息，資金多週轉一輪，利潤自然也要翻番。因此這樣一筆送上門來的買賣，會讓西門慶足足賺上一筆。

至第三十三回，又有個湖州姓何的客商，因有急事要回家去，有五百兩銀子的絲線要脫手。幫閒應伯爵來牽線，西門慶硬把價錢壓到四百五十兩。收貨後，他利用獅子街的兩間門面房開起了絨線舖，找了「能人」韓道國與家中僕人來保搭夥，雇人染絲發賣，「一日賣數十兩銀子」。

西門慶的經營頭腦十分靈活，做買賣並非專撿便宜。第七十七回，花大舅來介紹一筆生意：「門外客人有五百包無錫米，凍了河，緊等要賣了回家去。我想著姐夫倒好買下等價錢。」西門慶當即回答：「我平白要它做甚麼？凍河還沒人要，到開河船來了，越發價錢跌了。如今家中也沒銀子。」這樣的「便宜」貨，他是不撿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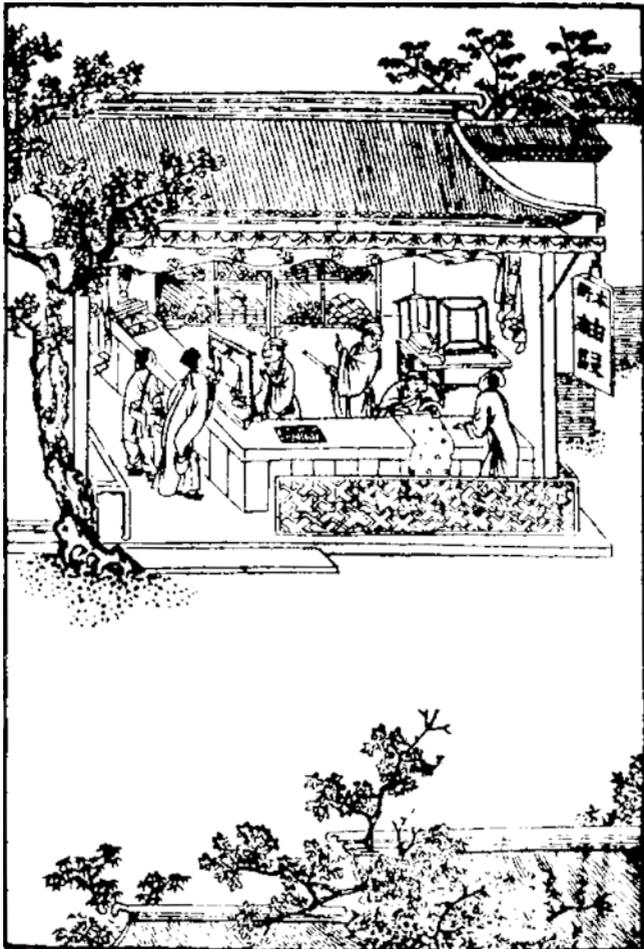
然而這些零星送上門來的便宜貨，並非西門慶的主要貨源。西門慶搞絲綢貿易，多半是派人到產地直接採購，自家運回銷售。以緞子舖為例，西門慶派夥計分兩路去產地進貨。一路是僕人來保，到絲綢之鄉杭州採買，然後經南京運回；一路是夥計韓道國，到另一絲綢產地湖州就地訂貨，坐等人家織就，長途運回。因沒有中間商的盤剝，

貨物成本大大降低；而坐等染織，便於監督，絲綢質量也有了保證。

緞舖的投資，是西門慶與喬皇親各出銀五百兩，另外加上三萬鹽引。日後韓道國這一路從湖州運回十大車緞貨，「直卸到掌燈時分」（第五十九回），價值一萬兩銀子；來保從杭州運回的貨物「連行李共裝二十大車」（第六十回），應值二萬兩。這要算西門慶商業經營中獲得的最大一桶金了。

西門慶在經營管理上也有一套手段，緞舖沒開張，便已雇下夥計，定下合同。因是西門慶與喬大戶合資開店，規定「譬如得利十分為率，西門慶分五分，喬大戶分三分，其餘韓道國、甘出身與崔本三分均分」（第五十八回）。股東得了大頭，同時也照顧到夥計（經營者）的利益。

緞舖開張的第一天，「夥計攢賬，就賣了五百餘兩銀子」（第六十回），假若按獲利 10% 計算，每位夥計這一天便有三兩多的收入，這對於他們的經營積極性，該是多大的刺激！而最大的贏家當然是西門慶，他身不動、膀不搖，一日便有二十多兩銀子的進賬，相當於今天四五千元。西門慶的千萬家私，就是這樣積累起來的。



◆《金瓶梅》第六十回中「西門慶官作生涯」的場景（選自《金瓶梅詞話》明崇禎本）



行賄支鹽與偷稅獲利 —— 西門慶如何賺錢之二

西門慶能在商業經營中獲取巨額利潤，一來因資本雄厚、巧於算計；二來也離不開違法、半違法手段的使用。

這裡不能不說說鹽引獲利的事。小說第四十八回，來保從東京回來，帶回蔡京向朝廷新奏七件事的邸報（邸報：有關朝廷所發信息的抄本），其中第三件，是關於改革鹽政的建議，來保對此解釋說：

太師老爺新近條陳了七件事，旨意已是准行。如今老爺親家，戶部侍郎韓爺題准事例：在陝西等三邊開引種鹽；各府州郡縣，設立義倉，官糶糧米。令民間上上之戶，赴倉上米，討倉鈔，派給鹽引支鹽。舊倉鈔七分，新倉鈔三分。咱舊時和喬親家爹，高陽關上納的那三萬糧倉鈔，派三萬鹽引，戶部坐派。到好趁著蔡老爹巡鹽下場，支種了罷，倒有好些利息。

食鹽是百姓生活刻不能離的飲食調料，因主要取自海水（也有井鹽、岩鹽等），易製易得，故經營食鹽是一本萬利；歷代官府都壟斷其利，施行食鹽官賣。即如明代，就由戶部尚書直接監管鹽政，下設都轉運鹽使司和鹽課提舉司，還不時委派專門的御史巡視。來保帶回消息說「蔡老爹巡鹽下場」，即指曾受西門慶熱情款待的狀元蔡蘊被任命為兩淮巡鹽御史。

鹽政在明代與邊備關係密切，所得款項主要用於邊防武備開支。具體操作方法，是政府鼓勵富商大戶交糧納款，以換取「倉鈔」，再按倉鈔發派「鹽引」——「鹽引」是運售食鹽的許可證。無鹽引而經銷食鹽，屬於販「私鹽」，要受法律嚴懲。

但是由於鹽政的敗壞，商人納糧後，手握倉鈔，卻支不出食鹽，導致倉鈔不斷貶值，幾乎成為廢紙。這大大影響了商人納糧的積極性。書中敘述蔡、韓所奏鹽政改革一事，雖以宋代為背景，卻是對明代某一時期補救鹽政措施的影射。其中規定握有倉鈔者可派給鹽引、赴場支鹽，雖非全額支給，但畢竟有了鬆動。這給西門慶帶來可乘之機。

就在不久前，西門慶與親家喬大戶共納倉鈔三萬，按朝廷的新規定，此次可派鹽引三萬。我們很難為西門慶的三萬倉鈔估價。因為倉鈔最初一「引」值銀半兩，但由於不斷貶值，最低時降至七分，僅為原官價的 12%。（黃仁宇《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》）西門慶、喬大戶手中的三萬倉鈔也應是貶值後的證券，估值二三千兩，已不算少。

那麼三萬鹽引又價值幾何？一「引」鹽的標準重量為 400 斤，又因時間地域的不同而有所浮動，多的可達 550 斤，少的只有 200 斤。至於鹽價，也隨時有所升降。據記載，嘉靖初年，南京一帶每噸食鹽零售價為白銀二十五兩至三十兩，合每斤一兩分，在當時算是很高的。（黃仁宇，同上書）西門慶所支食鹽，即使按此價格一半計算，再打折支取，也仍值白銀兩三萬兩。這從後來韓道國、來保用此款躉來價值三萬兩的綢緞貨物，也可換算出來。